



风光旖旎的千岛湖畔，隐匿着一个“中国历史文化名村”芹川，古村隶属杭州市淳安县浪川乡，迄今800多年历史，群山环抱，安谧古雅。村落呈“王”字形分布，一条清溪穿村而流，水活鱼跃，鸡犬不惊，古木参天，黛瓦粉墙，300多幢徽派古建筑错落有致。目前未收门票，较少商业气息，因《营救飞虎队》《烽火芳菲》等影视片在此拍摄，越来越得到出行爱好者的青睐。

芹川古村慢节奏

进德桥古樟荫浓

一直喜欢到山村水乡或偏远的古旧村镇走走，喜欢那里的幽静、淳朴与慢生活，以及都市生活中难以寻觅的清新空气、庄稼植物，还有凝固在梁柱窗棂间的历史记忆，以及村巷里闲聊的乡亲，嬉闹的孩子，晒太阳的老人。哪怕手指搭在了铁锈的门锁上，长了苔藓的青砖上，镂刻繁复精美的木雕上，都能让一颗躁动的心慢慢平复而感知到杏花疏雨般的清凉与舒适，这也算是有益身心健康

的一种休闲吧。

入村见一小溪，溪上有建于清代的古廊桥名“进德桥”，青石桥面，飞檐翘脊，桥两端各有两扇门，供行人交通出行，遮风避雨。桥内有亭，匾额“德业流芳”，桥上有联：山重水复疑无路；柳暗花明又一村。均为清代书法名家所题。进德桥是芹川的标志性建筑，因时间久远，粉墙已有些剥落，走近了看，“农业学大寨”5个红漆大字依然清晰可辨，细细端详，

仿佛又走近那个战天斗地的年代，似乎又能看到人们早出晚归、辛勤耕种的忙碌身影。

与众多的徽州古村落类似，芹川村也有象征生气、财富与运势的“水口”，就在进德桥不远处，上面是三株遮天蔽日的大樟树，树龄均已500多岁，浓郁的木质清香甚是令人喜欢，已成为古老村落的象征。

芹水川流耕读风

古村因“四山环抱二水，芹水川流不息”而得名，以王姓为多。其始祖王瑛在宋末元初时，举家迁徙至此，开山垦荒，躬耕奋发，长年累月的建设，形成了小桥流水、雕梁画栋的古民居特色。现在的芹水溪上共有20多座小桥连接两岸民居，厅堂、楼阁、庭院、鱼池较多且保存完好。行在毗连通幽、溪水潺潺的古村里，看一两只大黄狗横在小巷甚至石桥上自在酣眠，一队队鹅鸭在溪水中悠然畅游，村姑农妇们端了花花绿绿的衣衫在河埠头濯洗聊天，欢声笑语在卵石铺底、游鱼历历的芹水溪上舒缓漂流，泛着阳光的金波，透出水藻的清凉，混着牛羊的柔情，干净得不得了，世外桃源一般令人喜欢。

此处基本听不到叫卖声吆喝声，也没有摩肩接踵的游客，时不时传来

几声鸡鸣狗吠或者母亲唤儿的呼声、孩子的哭笑、老人的咳嗽以及远处山岗上飘来的鹧鸪啼唱……儿时的记忆顷刻间便像村头的溪水涌动，这就是让人迷恋的江南古村，心海深处总也抹不去的村庄的味道。

村里的房子多为石库门，大青石贴面，上有装饰性很强的门楼，三开三进，两层楼结构，前后各有天井，进与进之间有小厅相通。一层明间是敞开式客厅，两侧为厢房，楼上多用来储物。如此格局的民居一律是雕花窗、马头墙，隔溪而筑，素雅精致，大多人家还有花园和鱼塘，映了蓝天白云，碧水青山，恰如水墨画一般养眼怡人。

古村文化底蕴丰厚，祠堂庙宇众多，主要有王氏宗祠（光裕堂）、敦睦堂、敬义堂、仁义堂、存仁堂和信义

堂，有锦公祠、仁义厅和昭灵庙、关帝庙4座庙宇，有王时炳、王文典、王昌杰、王次恒等名人故居，又有七家学堂、际云桥等古建筑，鳞次栉比，峭拔劲秀、层楼叠院，气魄宏伟，足可见古村的辉煌鼎盛与历史久远。锦公祠前设有“恩赐碑”，为表彰明代成化年间，义民王彦锦捐谷八千石赈灾有功而“敕立此碑”。王文典曾跟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，任北伐军敢死队队长；王昌杰乃著名画家潘天寿的得意门生、国画大师；王次恒则是中国首席笛子演奏家。际云桥是村里唯一的明代古桥，崇祯三年冬月建设，已有370多年历史，为跨度6米的单孔石拱桥。一座小小山村，竟也是藏龙卧虎，名人辈出，离不开此地兴盛的耕读遗风以及崇文重教理念的长期熏陶。

木雕刻尊师重教

闲闲地漫步在芹川，踱小桥，走厅堂，脚步行在石板小径上，看三五只鸡在路边觅食，几位老人在桥头说笑，脚下两只花猫似在打架。行行复行行，读人家门上的艳红春联，看山村炊烟袅袅升起，见一轮夕阳从山岚深处缓缓西落，暮鸦归巢，农人牵牛回村，远近飘来农家饭菜的香味，每一户家中都有一个温暖的故事，蓦然之间便能感知到古村的恬然静美，足可以安顿下我们心灵深处的喧嚣，整个人仿佛回到了千年以前，内心重又归于宁静淡泊。

古村的木雕颇有特色，细刻精镂，非常考究。天井里的狮雕随处可见，或“八仙过海”或“金玉满堂”或“五福临门”，敦睦堂天井四角梁上的牛腿皆为镂空，全部雕刻着人物故事，如孔子讲学、程门立雪、囊萤映雪、悬梁刺股之类，都是些尊师重教的传说典故，连衣上的褶皱与脸上的表情都雕刻得栩栩如生。细细看，柱础石上也有雕花，造型美观，形象逼真。

芹川古村的一切都是慢节奏的，溪水缓缓地流，炊烟慢慢地飘，

人们的脚步落在石板路上也是不慌不忙的，大家都客客气气地说话，用古法酿制米酒，手工制作特产麻酥糖，不急不躁地做得山村一片芳醇香甜。阳光照在古民居的门楣上，月光洒在家家户户的屋瓦上，似乎几百年来一直就这样。作为一个过客我也不想太匆匆，我知道：

草在结它的种子
风在摇它的叶子
我们站着，不说话
就十分美好

文/图 朱秀坤

